

· 费孝通教授百年诞辰纪念专辑 ·

From Malinowski to Fei Xiaotong:
Another Type of Functionalism

从马林诺斯基到费孝通： 另类的功能主义

费孝通：从马林诺斯基老师学习文化论的体会

费孝通：重读《江村经济·序言》

费孝通：读马老师遗著《文化动态论》书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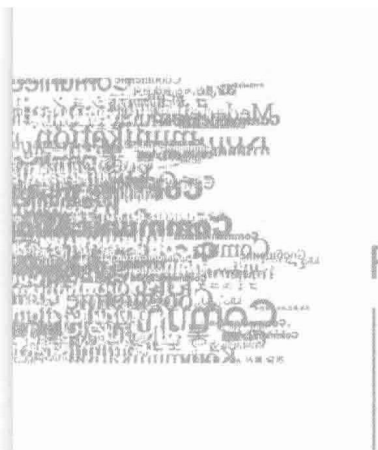
谢立中 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C912.4



From Malinowski to Fei Xiaotong:
Another Type of Functionalism

从马林诺斯基到费孝通： 另类的功能主义

谢立中 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从马林诺斯基到费孝通：另类的功能主义 / 谢立中主编.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10

(北大社会学·专题系列)

ISBN 978 - 7 - 5097 - 1814 - 8

I. ①从… II. ①谢… III. ①文化人类学 - 研究 IV. ①C912. 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87294 号

北大社会学·专题系列

从马林诺斯基到费孝通：另类的功能主义

主 编 / 谢立中

出 版 人 / 谢寿光

总 编 辑 / 邹东涛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网 址 / <http://www.ssap.com.cn>

网站支持 / (010) 59367077

责任部门 / 社会科学图书事业部 (010) 59367156

电子信箱 / shekebu@ssap.cn

项目经理 / 童根兴

责任编辑 / 王 玮 王 绯

责任校对 / 涂 恺

责任印制 / 郭 妍 岳 阳 吴 波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59367080 59367097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排 版 / 北京宝蕾元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20

印 张 / 18.6

字 数 / 321 千字

版 次 / 2010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1814 - 8

定 价 / 45.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编者的话

学术创新不仅是一个学科的生命力所在，而且也是一个教学科研机构的生命力所在。自 20 世纪 80 年代社会学在中国恢复重建以来，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和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的同仁们就始终把学术创新作为自己努力的方向之一，力求在继承前人优秀学术遗产，以及学习、吸收、借鉴和改造当代海内外同行优秀学术成果的基础上，通过不断的学术创新来提升自己的教学、科研水平，缩小与国际学术界之间的差距，跟上学科发展的步伐，使北京大学社会学的学科发展始终能够处于本学科发展的前列，为本学科的发展和人类社会发展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经过近 30 年的不懈努力，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和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的同仁们已经创作出一批有一定原创意味的学术成果，其中有一些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本系（所）的标志性成果。此外，还有一批从学术创新方面来看富有潜力的研究正在进行过程当中，其中不少也有成为北京大学社会学学科发展标志性成果的可能。为了使这些具有一定原创性、标志性的学术成果能够得到更好的展示、积累、流传和检验，我们拟自 2010 年起开始编辑出版《北大社会学·专题系列》丛书，将这些学术成果及与其密切相关的代表性文献（包括具有原创性和标志性的成果本身、反映这些成果学术或社会反响的相关文献以及对理解这些成果有帮助的相关文献等）收集起来，分辑出版。初步考虑每辑以一个专题为主，辅之以某些相关的文献，篇幅在 20 万字左右。

费孝通教授是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在学术活动方面，费老最重要的贡献之一是致力于将马林诺斯基的

功能主义人类学这样一种由西方学者发展出来、主要用于研究小型原始社区的理论框架推广运用于研究中国这样一个幅员广大、文明程度甚高的地区，并在这一过程中，通过自己的研究工作进一步去补充和推进它，使之成为一种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欧美国家中流行的结构功能主义相当不同的功能主义学术传统，一种已经具有强烈中国本土特色的功能主义学术传统。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这种虽由马氏理论传承而来，但经由费孝通等人在中国情境下进一步修正和发展了的功能主义理论框架，是中国社会学的重要标志性成果之一。这是费老留给中国社会学、人类学乃至世界社会学、人类学的一份宝贵遗产，值得我们认真地深入挖掘和整理爬梳。

2010年11月2日是费孝通教授诞生一百周年纪念日，为纪念费孝通教授，我们选辑了费孝通晚年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工作期间对已所传承的马氏功能主义学术思想进行回顾和反思的代表性文章5篇，以及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同仁学习和讨论费老相关学术思想的研究论文9篇，合成本辑。希望借此机会，一方面展示我们对费老学术思想的学习体会，另一方面则表达我们对费老的追思、缅怀和景仰之情。

目 录

CONTENTS

晚年费孝通：对马氏功能主义理论的回顾与反思

3 / 从马林诺斯基老师学习文化论的体会	费孝通
40 / 重读《江村经济·序言》	费孝通
74 / 读马老师遗著《文化动态论》书后	费孝通
96 / 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	费孝通
121 / “美美与共”和人类文明	费孝通

追思费孝通：对费氏功能主义理论的解读与评论

139 / “差序格局” ——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和中国人行为的解读	马 戎
164 / 差序格局的基础性意义	王思斌
172 / 《乡土中国》与“乡土”世界	刘世定
193 / 差序格局、礼与社会人格 ——再议《乡土中国》之“差序格局”	潘建雷 何雯雯
216 / 中国社会学调查研究方法和方法论 发展的三个里程碑	韩明谟

276 / 中国学术传统与实践的社会学：方法论的再讨论	邱泽奇
289 / 实地研究方法论的再思考： <i>Earthbound China</i> “导言” 读后	刘 能
303 / 马林诺斯基与费孝通：从异域迈向本土	赵旭东
344 / 从马林诺斯基到费孝通：一种另类的功能主义	谢立中

晚年费孝通：对马氏功能主义理论的回顾与反思

从马林诺斯基老师学习文化论的体会

重读《江村经济·序言》

读马老师遗著《文化动态论》书后

.....

从马林诺斯基老师学习 文化论的体会

费孝通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

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开设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要我讲一次关于马林诺斯基的文化论。给我出这个题目依我推测可能有下列几个原因：首先我是这个研究所的学术指导，应当为这个研讨班发次言。其次是我曾经在 1936 年到 1938 年在伦敦大学的 L. S. E. 跟马林诺斯基学习过两年，在他手上得到我的社会人类学学位，似乎应当知道一点马老师关于文化的见解，可以把这些知识传给下一代。第三是我曾翻译过马林诺斯基著的《文化论》一书，1940 年由商务印书馆在重庆出版。为了照顾我年老事杂，以为既有这个底本，讲解时应当说可以省力些。我当时也接受了这个讲题，但是在准备讲稿时却觉得笔涩难下，所以在开讲之前，我得就以上三点作一些说明。

事实上我确是担负着北大这个研究所学术指导的责任，因为这个所的成立是出于我的建议，而且这十年来我是一直尽力之所及支持这个研究所的工作。在该所的学术方向、方法和研究课题上，我都出过主意。如果说我是学术指导，我的指导原则只有“开放”两字，绝不用我的所好去左右这个研究所同人们自己决定的意向和志愿，我只用自己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做他们的参考榜样，固然不能说我的榜样对他们不起作用，但起什么作用和有多大作用是由

他们自己决定和负责的。我并不希望这个所的研究工作人人都一模一样地制造出一个牌子的产品。学术是文化事业，和一般生产商品的企业有根本的区别。它必须建立在个人主动的追求和探索上，因之不应树立定型的思路，而应当采取开放的立场，鼓励研究者的创造精神，以达到百花齐放的局面。不同的见解应当尽量在平等的条件下百家争鸣。双百方针我还是相信是促进学术发展的基本道路。

我这点认识不仅适用于这个研究所，也适用于我自己的研究工作。这就是说我虽则的确从马林诺斯基这位老师学到了许多东西，并贯彻在我自己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之中，但我绝不敢说对他这个榜样已经有充分的认识，和我对他的认识完全符合这个榜样的实际。因之我没有资格去讲“马林诺斯基的文化论”，至多只能讲一点我对这位老师的文化论有什么体会。我的体会是我个人所具的思想内容，并不是我老师理论的再版，其中必然包含和原样不同的甚至相反的东西。

我绝不敢说我是个所师从过的老师们的好门生。我在清华大学里师从过史禄国老师，他对我爱护备至，但是他对我在伦敦出版的《江村经济》据说曾对人表示过不大满意。我感激和领会他关心我的深情，我的确没有达到他对我的期望。马老师死得太早，没有看到我在抗战期间以及最近十几年的研究成果。我想如果他地下有知，也会和史老师一样对这些作品摇头的。学术也许就是在一代代的摇头里茁长的。

要讲马老师的“文化论”特别不容易，因为他的写作习惯我是明白的，他对自己的每一本书稿总是要经过反复修改后才送出去出版。我多次进入过他的写作现场，看到满桌甚至遍地堆满了正在进行修改的稿本。他对社会人类学的基本理论的框架和要点，早已成竹在胸，要是没有掌握成熟的理论，那就等于手上没有了研究的工具，也就不可能像他那样做出这样丰富和卓越的学术成果了。但這些他所熟练的研究工具，也就是他的理论，却一直在他的作坊里磨炼，一遍遍地修改、提高，在他在世之日还没有完成达到能送出去

刊印发行的工序。

也许马老师没有预料到老天给他的寿命会这样吝啬，只有 58 个年头（1884 ~ 1942）。从 1914 年他开始在西太平洋的一个小岛实地调查算起，到他在美国去世为止，他的学术生命一共只有 28 年。当他被心脏病夺去生命时，他的书房里还留下了一本本没有定稿的遗著。其中就有陆续由后人整理出版的《文化的科学理论》（1944）、《文化变动的机制》（1945）、《自由和文明》（1947）等理论性的著作。这就表明他对发表社会人类学理论性的著作是十分慎重的。那些说他不重视理论，甚至说他没有理论的批评实在是盲目无知。而且他又善于用不同方式来发表他的理论观点。最有系统和战斗性的是那篇早在 1926 年收在《不列颠大百科全书》（13 版的补充本）里供查阅的“人类学”的条文，洋洋大文长达 9 页，被誉为功能学派奠基的理论宣言。此外，他常喜欢在自己和学生出版实地调查专著之前写长篇序言，用以表达他在每个时期的理论见解。

也许有人会发问，马老师既然在世之时没有出版过有关文化理论的专著，我所翻译的那本以他为原作者的《文化论》从何而来的呢？这里确有一段文字因缘。我在这本书的译序中已有交代，说明这是 1936 年底马老师在伦敦宴别吴文藻老师时亲手赠送的一本尚未出版过的打印文稿。当时得到马老师的同意可以翻译成中文先在中国出版。1937 年暑假，我到德国探望家兄费青并一起去巴登湖度假，我就利用旅游的暇刻开始翻译，随译随寄，供当时燕京大学社会学系老同学编辑的天津《益世报》每周二次的“社会研究”副刊发表。我译到该稿的 20 节时，接到国内来信，告知抗战开始，该刊停版，我就搁笔。后来知道该刊仅发表到第 16 节。1938 年吴文藻老师由北平撤退后方，我也由英返国，在昆明会面。得悉《文化论》未译的四节已由燕京同学补译完毕，因而决定交商务印书馆在重庆出版，列为《社会学丛刊》甲集之首。事隔近半个世纪，1987 年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予以重版，仅出 6500 册，流传有限，

但这却是马老师生平第一本出版的理论著作。

最近我才借到经后人整理出版的马老师遗著 *Scientific Theory of Culture* 的复制本，对照我所译的那本《文化论》，内容并不相同，想来马老师送给我们的那本原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已跟他一起越洋到了美国，几经修改重写，在他离世时还作为未定稿堆积在桌上或地板上。据该著的编者 H. Cairns 说，他得到这本马老师亲自修改过的遗稿只有打字纸 200 页，共 13 节。我查看中译的《文化论》却有 24 节，节目标题既不同，行文也不同。这本遗著很可能是中译本的原稿经过多次修改后的面貌。遗著编者在编定之后，疑心所遗下的并非全稿，或者并不足以表达马老师对文化做出的全部理论，所以又选了两篇文章附在书后作为补充。一篇是马老师 1930 年所写的 *The Functional Theory*，编者并没有说明出处，我查对 R. Firth 所编纪念马老师的 *Man and Culture* 书后所列马老师著作目录，并没有找到此文。另一篇是马老师在 1942 年为纪念 *Golden Bough* 的作者 Sir James G. Frazer 而写的悼词，这又是一篇当年社会人类学新一代向前一代接班的宣言，是西方社会人类学史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标志。我在这里提到这段往事，用意是在说明要全面介绍马老师有关文化的理论是一件还需要从头做起的研究课题。我的年纪已不容许我接受这个课题了。所以在这次演讲中我只能限于讲一点我对马老师文化理论的个人体会，作为这次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的一段“开篇”或“引言”。

二

有人把学术思想的发展看作是一个世代更新的过程，一代代后浪推前浪地奔腾前进。每当代交替之际总是有一些突出的人材应运而生，通过他们在前代的基础上另创新风。当其盛时，声名鹊起，所向披靡，时过境迁，潮退浪落，又成了后来另一代冲击的对象。这种看法，用之于马老师的学术生命似乎颇为恰当。他也自认

是西方人类学旧一代的接班人。他也确曾为这门学术注入了新的血液，他的理论影响了当代整个人文科学。他的名声也显赫一时，领尽了一代风骚。但是他的学术生命不长，而且尸骨未寒，批评诋毁之声已弥漫各洲。大约 20 年后风尽尘落，他在社会人类学历史上的地位才取得定论。他不愧是推动这门学科更新换代的杰出名师，功不可灭。一代才人离不开时势，时代更新也离不开杰出的人材。马老师个人的身世也许正适合 20 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那一段时期在人类学领域里所需的那种去旧创新的风云人物。

马老师 1884 年 4 月出生于处于德俄两大国之间的波兰名城克拉科夫。当时的波兰尚隶属于奥匈帝国，波兰人是个在政治上未获独立的被统治的民族。但是他们在文化上却曾是东欧的支柱。马老师早年就学的克拉科夫大学是东欧最古老的也是名声最高的学府。1981 年我有缘访问波兰，特地去拜访这座大学。在该校大礼堂的进门处迎面看到的是供奉着该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纳粹压迫致死的教师名单，令人心寒。马老师出身于波兰的学者门第。他的父亲是一位 19 世纪后期著名的语言学者，享年不及花甲，在马老师 6 岁时就逝世了。马老师早年所处东欧那种政治、社会、文化不协调的环境，对他一生的学术和内心生活始终是个阴暗的烙印，发生着潜在的作用。马老师在 1908 年 24 岁时，告别了故乡和寡居的母亲，先到德国莱比锡留学两年，习物理和数学，生了一场大病，在病中读了英国人类学家 Frazer 的名著《金枝》，深受感召，于 1910 年决心去英国人 L. S. E. 专攻人类学（我就是在这年出世的）。1914 年正当他获得博士学位，取得讲师的地位，又得到奖学金到澳大利亚所属新几内亚进行实地调查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时他正在澳大利亚，由于他的国籍是奥匈帝国，被列为协约国的敌国人士。但由于他任职于伦敦名牌大学，又有他老师力保，以不离开澳大利亚为条件，特准他居住在英帝国属地的西太平洋小岛上进行学术工作。这使他别无选择地在那个名叫 Trobriand 小岛上安心住下来，在土人中进行实地调查，从 1915 年 5 月到 1918 年 10 月前

后四年间，有人计算他断续在岛上居住了共大约有二年半时间。对马老师来说这段插曲可以说因祸得福，因为这样长期在一个地区和土人亲密相处，进行调查研究，取得第一手资料，在人类学历史上是开创了新的记录。

这样一个有家学渊源、天资卓绝，经过波、德、英三国高等学府名师培养，又得到了长期实地深入现场调查机会的学者，在1921年从澳大利亚回到伦敦，1922年在母校就讲师职时，他发现踏进的是一个形势已大变了的世界。大英帝国在这场大战里名义上属于战胜国，但所受的打击是严重的，它的帝国基础殖民地已经动摇。19世纪称霸的时代的那种咄咄逼人的气势开始下降，历史进入了帝国瓦解的一代。始终离不开时势的学术已不能在老路上继续下去了，正在呼唤新的一代的诞生。马老师的主观条件正好适应了时势的需要。他在1922年出版的第一本实地调查报告 *Argonauts of the Western Pacific* 一举成名，成了社会人类学新兴一代的代表作。

马老师显然是充分意识到这次新旧交替在人类学史上的历史意义，所以为新的一代定了个名为功能学派，而且毫不谦让地自称是这个学派的缔造者。这个自封的称号后来成为批评者攻击的靶子，指责他太骄傲自大。实事求是地说，他确是最先提出这个当时具有改革意味的名称作为新一代英国社会人类学的旗子的人。至于新的一代的兴起当然不是马老师一人之功，和他同时同样长期在土著族中做实地调查的人类学者绝不是马老师一人。后来和他唱对台戏的 Radcliffe-Brown 就是个公认是功能派创始人之一。我这里还应当替另一位我曾称之为“人不知而不愠”的史禄国老师说句公道话。在时间上说也是几乎和马老师同时，史老师也正在西伯利亚通古斯人中进行实地调查，而且我认为他们两人虽则相隔万里，理论观点基本上是一致的，尽管史老师不愿采用英语系统里功能学派这个名称。我这两位老师生平的遭遇如此之不同，使我内心更深刻地体会到“不能以名声论学人”这句话的意思。

前浪既在退潮，后浪即将接踵而上，形势既已形成，谁赶上当

个弄潮儿的角色，在历史进程里是个次要问题，我们也不必在这次要问题上多说废话了。重要的是弄清楚前后两代的区别何在、联系何在？这就进入了这两代人类学者对文化的观点和研究文化的方法上的实质问题。

三

如果说马老师是在 20 世纪初年手执功能学派的旗子，插上英国人类学的领域，成为这门学科老一代的接班人，而传递这根接力棒的，我想说，正是当时高居在这角文坛上的大师 Sir James Frazer。接力棒正是这位大师所著的用金色树枝印刊在封面上的三巨册 *Golden Bough*，正如我在上一节所说过的，马老师受到《金枝》魅力的吸引，才踏进如他在缅怀这位大师的纪念词里所说的：“和其他比它年长和表达得更确切的学科同样值得倾心的一门伟大的科学。”这门伟大的科学就是研究人的科学。他在这纪念词里用了“enslaved”（被征服）一词来形容《金枝》对他的吸引力，又用“bound to the service of Frazerian Anthropology”（摆脱不了为弗雷泽人类学服务）来说明他决心发扬前一代遗业的责任感。一字千斤重，绝不能看作是夸大了的恭维话。这里正闪烁着两代交替时发出的灼热的火花。

要理解英国人类学历史上这次交班的过程和内容，新旧两代究竟有什么区别和有什么联系，不妨并排着读一下 Frazer 的《金枝》和马老师的《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也许可以得到一点启迪。

我在大学里也读过《金枝》，但一卷也没有耐心读完，我的英语水平低，对西方文化的领会浅，固然是重要原因，我对这书里搜集的那种种欧陆古典传说和海外异族的传闻，实在觉得有点烦琐，绝没有像马老师那样受到触电般的感觉。这位英帝国的爵士，在我看来似乎有点近于我国旧时的冬烘先生，高坐在书斋的太师椅里，伏案终日博览群书，阅读一叠叠从英国当年旅居在广大殖民地上的

官吏、商人和传教士寄回的书札杂记，他孜孜不倦地编出他觉得能解释散居在海外各地土人生活的理论，刊印成大部头的著作。他的文笔不失古雅畅达，他的思路缜密汇通，令人折服。可是在我看来，他始终摆脱不了 19 世纪风行欧陆，特别是以英伦三岛为中心的那一股社会思潮。这个思潮的中心观念就是被当时学者们视作权威的社会进化论。

自从 19 世纪中叶达尔文的《人类的由来》问世之后，人类的生物由来已为众所公认，所以“人的研究”集中致力于各族人民的社会文化。由于世界上各族人民的社会文化各种各样，而且存在着发展水平上的差距。特别是在近几百年来，以强欺弱，以富劫贫的帝国主义横行天下，在西方不少文人学士中不乏套用生物界的生存竞争现象，信奉社会进化论。《金枝》的作者并非例外，甚至可以说是这一代的殿军。

马老师是熟读像《金枝》一类前一代人类学者著作的。我猜想他一方面不会不佩服这代学者的知识渊博、想像丰富，但另一方面总免不了有时会发疑问：由先辈们传下的关于广布在世界各地被视为行为和思想乖僻离奇的土人们，究竟怎样能一代代生活下去的呢？前辈所描写的土人究竟是不是真是如此地和我们这些文明人不同呢？百闻不如一见。他有机会进入西太平洋的小岛上，住到土人们中间，和他们一起生活了一段时间，他的感受却完全不同。他回头向前辈和同辈的学人类学的朋友们发出呼吁：“快从关闭的书斋里走出来，到人类学的田野里去吸一下清新的空气吧。”

经过在小岛上断续住了二年多，他写的《西太平洋的航海者》给读者勾画出和《金枝》完全不同的一幅画面。在他笔下西太平洋小岛上的土人，尽管肤色、面貌、语言、举动果然不同于伦敦学府里的人士，但是他们在喜怒哀乐、爱恨信疑上却并无轻轩。如果你能像马老师那样进入当地土人社会的各种角色，你就会觉得这些老黑和我们当前的左邻右舍并无太大的区别。读了《金枝》我们会觉得自己高人一等，读了《西太平洋的航海者》就会由衷地觉得四海